

的亲切物证；而法国传教士团带来的科学仪器和清宫造办处依此仿制的科学器具，至今仍收藏在故宫博物院。

1697年回巴黎时，白晋著书《中国现状》与《康熙皇帝》，分别献给了勃艮第公爵夫人和路易十四。不乏政治才能的老白，将康熙描绘为东方的“太阳王”，以此博得路易十四的惺惺相惜之感，从而获取其对传教区进一步财政、人力上的支持，“肯定地说，这位皇帝是自古以来君临天下的最完美的英明君主之一，从许多方面来看，他都与陛下极其相似”。虽是恭维之语，与实情也算符合。路易十四与康熙的成长经历的确很像：年幼登基，开疆拓土，后宫三千，在位时间长到让儿子绝望。

14岁时，一部为路易十四量身定制的奢华宫廷晚间芭蕾舞剧上演。根据西班牙一位外交官的记载，纵使拿到票，光排队入场就花了三个钟头。整场演出共有129种舞台设计，长达12个小时，表现了从夜幕降临到旭日升起的轮回。而演出的最高潮，大男主路易十四身穿金色舞蹈服、头戴太阳火焰装饰、脚蹬特制的高跟鞋闪亮登场，以希腊神祇阿波罗自居，跳起专门“研发”的贵族男士芭蕾舞步，成功晃瞎了观众的眼睛，同时轰动全法。

自编自导自演龙傲天剧本的路易十四，尽管身高不尽如人意，却拥有“朕即国家”的绝对自信。除了要求法国的贵族都必须以芭蕾舞的基本站姿来训练举止风度，受遗传基因影响而英年早秃的陛下，更凭一己之力让欧洲的男人竞相效仿，戴上高耸入云的假发。路易十四在时尚界呼风唤雨，以至于不少人对他的骄奢淫逸、大兴土木嗤之以鼻。但是，写过《路易十四时代》的伏尔泰偏偏指出，“正是这些促进工业发展的花费，使国家富裕起来”——造成国库亏空、债台高筑的真正原因不是奢侈，而是战争。伏尔泰以其时流行的织锦挂毯、玻璃镜面以及香水、高跟鞋等奢侈品为例，论述以上商品制造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并增加了民生殷实程度。况且，奢侈品也是补救财富分配不均的一个有效手段：富人们在购买奢侈品时缴纳高额消费税，为财富的再分配做了间接贡献。

里兹代尔男爵二世长女、英国作家南希·米特福德（英剧《唐顿庄园》的人物形象据说多取材于米特福德五姐妹）曾将寓所安置在凡尔赛宫附近，以便查阅浩如烟海的宫廷档案及私人著录。在《太阳王：凡尔赛宫的路易十四》一书里，米特福德八卦道，除非卧病在床，路易十四每天工作时长不少于8小时；青壮年时期，国王每天至少外出打猎一次、参加会议三次、与各色佳人激情酣战三次，可谓天赋异禀的时间管理大师。他在



亚森特·里戈于1701年绘制的《路易十四像》。

军事上让法国雄霸西欧，在软实力方面则靠金丝鸟笼一般的凡尔赛宫，既把权力漩涡里贪婪的玩偶们玩弄于股掌，又“对周边迅速建立起像希腊对罗马那样的文化统治力”。法兰西科学院等创设及对骚人墨客的扶持奖掖，更进一步促进了法国的文化繁荣。路易十四一个致命的错误在于，晚年“研判国内外局势”出了问题，“大同盟之战”以法国惨败而告终，“太阳王”落山，给曾孙路易十五留下了一个烂摊子。

1789年，一群激动的革命者冲进凡尔赛宫，驱逐了当时的法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·安托瓦内特。而10年前的一天，被任命为科西嘉贵族议员的夏尔-马里·波拿巴，即拿破仑·波拿巴的老爹，曾赴凡尔赛宫接受了路易十六的召见。在凡尔赛居留期间，夏尔随手在账本上写下“身无分文而归”这几个字，与路易十六1789年7月14日日记中那句“今日无事”比照一番，